



滑稽

白蚁专家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I238.67

童

白蚁专家

PDG

1238.57

10213

20

〔滑稽〕

白 蚁 专 家

本 社 編

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两个滑稽作品。

“白蚁专家”讽刺为名为利的假专家和歌颂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真专家。“一打絹头”批判随地吐痰的现象。有这种随地吐痰习惯的人，在今日社会里，到处要碰壁，到处会受到批评；作品还宣传了讲究卫生的作用。

(滑稽)

白 蚁 专 家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91号

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书号 0268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6 印张 17/18 字数 17,000

1958年12月第1版

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 定价(六) 0.09 元

目 次

白蚁专家..... 楊华生 笑嘻嘻 殷 汛 (1)

一打絹头..... 沈 家 (18)

白 蚁 专 家

〔滑 稽〕

楊华生 笑嘻嘻 殷 汛

甲：有句成語叫“魚目混珠”，有哦？

乙：有的，就是把魚眼睛來冒充珍珠。

甲：解放前上海場化就專門講究冒牌，我冒你，你冒他，他再冒我，大家冒來冒去，冒到後來，真假不分，冒得一塌糊塗。

乙：這樣不是變成了冒牌世界了？

甲：你勿相信？有事實為証！比如象張小泉，陸稿荐，老大房，野荸荠……那一片是真的？那一片是冒牌的？你倒說說看。

乙：倒是的。賣剪刀的都叫張小泉；賣醬鴨醬肉的都叫陸稿荐；賣茶食糖果的都叫老大房、野荸荠。

甲：他們為了冒牌，還要出噱頭呢！真張小泉，真正張小泉；老陸稿荐；起首百年老店野荸荠；開設乾隆幾年老大房；這種噱頭不要去說它，有月糖食店索性叫“天曉得”，招牌上畫了只烏龜，阿要惡形惡狀！

乙：其实啥人曉得到底誰冒誰呢！

甲：冒牌成了风气，不要說卖剪刀、糖果要冒牌，后来連得搞学术、科学的专家也冒起牌来了。

乙：专家那能好冒牌？称得专家末总有学問、有技术、有本領，这是硬碰硬的，冒勿相象的。

甲：阿是你又勿相信。真的专家自然要有学問，有技术，有本領；那些假的专家就是为了沒有学問，沒有技术，沒有本領，那是只好冒牌了。

乙：那能冒法呢？

甲：說出来你勿相信，这种“专家”真所謂名目繁多，花样百出。

乙：你倒說說看。

甲：第一种叫“洋专家”。

乙：出过洋，留过学的。

甲：就是为了出过洋、留过学，开口倫敦，閉口紐約，月亮是外国的好，洋人的屁也是香的，滿口“洋涇浜”吓唬人，其实是拣来的一堆外国垃圾，什么都不懂。

乙：原来是假洋鬼子。

甲：第二种是“假专家”。

乙：那能假法？

甲：有过一个“农业专家”，他說稻是生在树上的，同志，你看見過稻树沒有？

乙：要末龙华水蜜桃，桃树。

甲：这个“专家”还是大学教授，他教出来的学生哪里会能辨得出韭菜和麦子！还有一种叫“滑头专家”。

乙：滑头专家与假专家不是一样？

甲：不一样。你阿記得有个自称“皮肤专家”的医生？大小各报天天有他的广告，还有病家鳴謝的假信，有时还要登上自己的照象，象“寻人”广告。

乙：有的，有的，是专门看癩疥疮的。

甲：你想看癩疥疮末是医生都会看，而且只要讲卫生，勤捉蚤子，也不会生癩疥疮了，他偏偏大吹大擂是“皮肤专家”，这不是滑头是什么？

乙：这样说起来你也是个专家。

甲：什么专家？

乙：研究专家，专门研究“专家”的专家。

甲：是要研究研究。

乙：那末那能样子好算货真价实的崭货专家呢？

甲：喏！解放以后，尤其是在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之下，各个生产战线上涌现了很多的土专家，这才是道道地地、货真价实的崭货专家！

乙：啥叫土专家？

甲：就是并没有出过洋、留过学的，也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工农出身的专家。这才是道道地地、货真价实的崭货专家。

乙：那末为什么旧社会里就没有土专家？

甲：啊呀，旧社会里被这些“洋专家”、“假专家”、“滑头专家”等冒牌专家撑了市面，那里还有土专家的地位？现在我們工农翻了身：在政治上翻了身，在文化上翻了身，在专家这把交椅上自然也翻了身，不要說生产战线上涌现了许多土专家，爱国卫生运动中也出现了很多除四害专家，而且还出了一位捉蚂蚁专家。

乙：除四害专家我在报上看到过，北京有位捉麻雀专家，一捉就是几百、几千，有位捉地鼠专家到上海来表演过当场捉鼠，不过麻雀末糟蹋粮食，老鼠末偷油偷粮，傳染鼠疫，要统统捉光，蚂蚁和我們没有什么关系，为啥要大捉特捉，而且还出了一位捉蚂蚁专家？

甲：你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蚂蚁种类交关多，有到黄蚂蚁，黑蚂蚁，长脚蚂蚁，大头蚂蚁，飞蚂蚁，树蚂蚁，山蚂蚁，土蚂蚁……等等，现在我們要捉的一种叫白蚂蚁。

乙：你这个研究专家还会研究蚂蚁。

甲：自然要研究。这种白蚂蚁分为五类：有蚁后，蚁王，兵蚁，工蚁，繁殖蚁，組織严密，分工明确，象封建皇朝一样。

乙：好，索性来研究研究，你說說它們怎样分工的。

甲：兵蚁专门打仗，做保卫工作；工蚁专门做工，筑巢，找粮食，还兼管运输工作，照样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一日到夜忙得不亦乐乎。

乙：繁殖蚁呢？

甲：繁殖蚁专门做产妇养小蚂蚁。

乙：那末蚁王一定象皇帝，权力最大，五更三点临朝，統理蚁国大事。

甲：你还没有研究到家，权力最大的勿是蚁王，倒是蚁后，所有的白蚂蚁都要听她的指揮。

乙：呒，是母后当权，垂帘听政。

甲：你当她是西太后，倒是有点象的，这个蚁后住的地方称为主巢，还有副巢，赛过寝宫之外还有别墅，建筑特别考究，門口有兵蚁守卫保护，有工蚁送食，所有蚂蚁都勿能随便进去。

乙：宫闱禁地，闲蚁莫入，这位皇后娘娘确是权力大的。

甲：养出来的小蚂蚁也象太子差不多，有特殊享受。这批王子王孙有另外一个地方給它們住，并且还派了一批兵蚁保护它們；还有工蚁来服侍它們；还有……

乙：喂，研究了半天，管它是蚁后、蚁王、蚁子蚁孙，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

甲：关系大得很，白蚂蚁的胃口大得結棍，不象麻雀、老鼠那样吃掉我們的粮食，它是要吃掉我們的房子！

乙：勿要說笑話哉，吃掉过国际飯店，还是吃掉过上海大厦？

甲：又勿是真的把一幢房子吃下去，有这样大的白蚂蚁？它們的本領就是钻，一幢房子只要給白蚂蚁钻进，这幢房子就有危險，日子一久，就要給它們蛀坍。

乙：看勿出这个小东西这样厉害，专门破坏我们的建筑物，我们在建筑，它倒象特务一样在暗地里进行破坏，那末我们人人动手，来一个大规模的灭蚁战，把它们统统捉光！

甲：是要统统捉光它们！不过那能捉法呢？它们一来就是一窝，而且钻在木头当中，墙头里面，勿容易发现的。

乙：它们钻在木头里，就钻到木头里去捉。

甲：你派啥人钻进去？

乙：勿要紧，可以用锯子锯开来捉，用斧头劈开来捉。

甲：钻在墙头里呢？

乙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墙头拆掉，庭柱锯断，地板撬开来，看它们逃到哪里去。

甲：喂，你这是在拆房子哉！

乙：房子勿好拆，格末那能捉法呢？不过我要问你，你对白蚂蚁蛮有研究，是勿是只是我们中国有白蚂蚁？外国有没有？

甲：有啊！意大利白蚂蚁最多。

乙：意大利那能捉的呢？

甲：意大利的昆虫学专家也对它没有办法。

乙：连昆虫学专家都没有办法，那末就让白蚂蚁子子孙孙代代传下去，把我们的房子蛀光？

甲：所以有人动脑筋了，上海倒有一位“灭蚁专家”，据他自己说，捉白蚂蚁有廿多年经验，他有句口头禅：（学广东

上海話)“象我这样的‘专家’中国很少!”

乙: 外国沒有, 中国很少, 确实是专家。听他的口音象是广东人?

甲: 对的。

乙: 这位专家姓啥叫啥?

甲: 姓熊, 大家叫他熊老板, 他是从广东到上海, 开一片“白蚂蚁防治事务所”。

乙: 照这样說, 上海也有白蚂蚁?

甲: 岂敢! 据初步統計, 上海的房子 50% 有白蚂蚁。

乙: 喔唷! 問題相当严重!

甲: 当然严重!

乙: 这倒要看看熊老板的苗头了。

甲: 他一个人哪里来得及呢?

乙: 来勿及? 可以請他訓練出一批小专家, 訓練出来的小专家, 再訓練出一批小小专家, ……把白蚂蚁統統 捉干净。

甲: 房管局是要办一个“灭蚁工人訓練班”, 請熊老板到訓練班去講課。

乙: 蛮好, 問題解决了。

甲: 熊老板沒有去上課。

乙: 为啥勿去?

甲: 据他說是为了言語不通, 广东話上海人听勿懂。

乙: 可以請翻譯。

甲：他勿放心，恐怕把他的意思翻錯。

乙：这位专家倒是負責的，責任感很強。

甲：后来房管局和他商量，請他写出来，印了讲义发給大家。

乙：对啊。

甲：他說手痛，勿能写。

乙：哦，要末捉螞蚁勿当心，被螞蚁咬痛的。

甲：勿是。

乙：格末，怎样会痛得字都勿好写呢？

甲：是数鈔票数痛的！

乙：“事务所”里好請个會計，鈔票让別人来数，他末专门管捉螞蚁。

甲：熊老板勿放心啊！而且他生平有个嗜好。

乙：啥个嗜好？

甲：就是数鈔票！后来房管局和他談好了条件，熊老板总算勉强接受下来，答应……

乙：亲自去上課？

甲：派人去講課。

乙：派啥人？

甲：派一个保姆去。

乙：啊？派保姆？

甲：保姆也勿肯去。

乙：为啥勿肯？

甲：保姆根本勿懂啥个白蚂蚁，那能好去上課呢？

乙：那是这位专家存心不願意去。

甲：去的，最后派了他手下的工人去上課。

乙：这也是一样的。大概这位工人是他的助手，专家的技术全部掌握了？

甲：这位工人跟他学了七、八年，灭白蚂蚁的藥方也不知道怎样配，連毒白蚂蚁的藥水噴筒都沒有拿到过一次。

乙：为啥学了七、八年还没有学会？

甲：要是給他学会了，大家都成了专家。

乙：哦！原来这位熊老板保守，勿肯教別人。

甲：不，通过整风以后，經過同志們的帮助，他自愿将灭蚁藥公开。

乙：好！熊老板有了进步。

甲：不过這張藥方在他沒有公开之前，老老早早已經公开啦！

乙：那有什么希奇呢？

甲：本来是一張极普通的藥方，嘛啥希奇。不过別人不知道，他是决不肯公开的。（学广东上海話）“象我这样的‘专家’中国很少！”

乙：什么专家？是死保守！

甲：不过你要說他保守，他是不同意的；他說光知道藥方是沒有用的，主要是靠經驗，培养一个新人材至少要两、三年！

乙：兩、三年下來房子都要給白螞蟻蛀光啦！

甲：熊老板講：“根本用不着辦什么訓練班，消滅白螞蟻，全部包給我，由我來負責！”

乙：肯負責倒是個辦法。

甲：不過要他捉白螞蟻，價錢太貴。

乙：什麼價錢？

甲：大捉大價錢，小捉小價錢。

乙：噯！還有大捉、小捉？

甲：大捉是一幢房子包給他捉，小捉是只捉一個部分。有一次，有一座大樓，有一根庭柱里發現有白螞蟻，請他來捉。

乙：這大概是小捉了？

甲：熊老板開價八十元，最後六十元成交，保險在一年當中沒有白螞蟻。

乙：只保險一年？靈哦？

甲：靈！一年當中這根庭柱里一只白螞蟻都沒有。

乙：專家倒是有点本事！

甲：不過這一根庭柱里是沒有了，還有其他四十幾根庭柱里都生了白螞蟻啦！

乙：怎樣會有的？

甲：就是給他的葯水一噴，白螞蟻四面突圍，遷地為良了。

乙：他保過險的，叫他再捉。

甲：他保險只保捉過的一根，而且只保一年，第二年也不管

的,再捉就重新再談價錢。

乙: 那怎样办呢?

甲: 有啥办法呢?只好二层楼所有的庭柱全部包給他捉。

乙: 这是大捉了?

甲: 对!二层楼全部捉光;不过三楼与一楼不保險。

乙: 那末一座大楼全部包給他,总保險罗?

甲: 这座大楼是保險了,不过左右邻舍的房子就危險啦!

乙: 为啥?

甲: 白螞蚁会逃过去的呀。

乙: 他不是捉白螞蚁,是在赶白螞蚁。

甲: 对啊!白螞蚁赶走了,鈔票是赶进了,他的手也数鈔票数痛了。

乙: 呸,他把白螞蚁赶来赶去,原来是为了生意經,来个“富貴不断头”。

甲: 其实熊老板根本卖狗皮膏药,他是拿“灭蚁专家”这块招牌吓唬人,(学广东上海話)“象我这样的‘专家’中国很少!”

乙: 这种“专家”还是少的好,再来几个雄老板雌老板,上海要变白螞蚁世界了。这样看起来,对白螞蚁倒是要研究,老兄对白螞蚁的种类研究得蛮到家,勿曉得对消灭白螞蚁阿有办法?

甲: 自然有办法啊!現在已經研究成功了。

乙: 恭喜恭喜,不愧是研究专家。

甲：不过这个专家不叫×××（表演者甲的姓名），他叫李始美。

乙：不管是×××，还是李始美，只要是道道地地、货真价实的崩货灭蚁专家就好了。他捉白蚂蚁那能捉法的？

甲：这位专家到一幢房子里一看，就能看得出是木头里有白蚂蚁，还是墙头里有白蚂蚁。

乙：有介大本领，阿是有什么测蚁仪器，象X光仪器一样，一照，白蚂蚁就大显原形。

甲：有这种X光仪器末，熊老板不是也会得照了，李始美靠他丰富的经验，用肉眼来看的，用手在墙壁、木头上敲敲，就能判断出这个墙壁里、木头里有没有白蚂蚁。

乙：熊老板研究了二十年，只会赶白蚂蚁，不会捉白蚂蚁，李始美这样经验丰富，一敲便知，他研究了几十年？

甲：几十年？李始美今年一共只有三十多岁，文化程度只读到初中，几年之前他对灭蚁还是一个外行哩。

乙：那末是祖传的，他的父亲、祖父、曾祖、高祖都是灭蚁专家，有祖传秘方，专捉白蚂蚁。

甲：又不是六神丸，有祖传秘方？李始美是农民出身，解放后农民翻了身，觉悟高，对建设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，白蚂蚁专门破坏建筑物，是我们的敌人，他就决心要消灭白蚂蚁，凭实践苦思苦索、苦学苦练，摸索出一套捉白蚂蚁的经验出来，已经超过现有的国际水平了。

乙：呸！（表示惊讶）

甲：勿要說你勿相信，就是專門的科學家也勿相信，李始美同志曾經到過全國各大城市，當場表演，兩個科學家看得服服貼貼。

乙：格末那能表演法？

甲：比如這座房子里有白螞蟥（輕輕敲乙的頭），他用手一敲……

乙：喂，我此地沒有白螞蟥，熊老板的頭腦里或者有白螞蟥，可以叫李始美去消滅消滅。

甲：這是比方。他一敲，就可以曉得主巢在啥地方，副巢在啥地方，皇后娘娘在做點啥。

乙：喔唷！是嶄貨滅螞蟥專家！

甲：是嶄貨的滅螞蟥的土專家；熊老板是假專家、滑頭專家、冒牌專家。

乙：那末請李始美來捉白螞蟥，價錢一定比熊老板大？

甲：為啥？

乙：噢，熊老板在一根庭柱里趕一趕白螞蟥，要六十元，李始美一看就曉得主巢、副巢，可以活捉皇后娘娘，把白螞蟥消滅光，這叫市貨市價錢；而且李始美從外埠來的，開銷大，這是有規矩的：“出診加倍”。

甲：你的思想也有問題！請你勿要弄錯，這位李始美同志是為人民服務的紅色專家，他與熊老板這種在銅鈿眼翻跟斗的資產階級專家是完全不同的。他為了消滅白螞蟥，到各地講課，培養了大批滅螞蟥的新人材，這是共產